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作品精选 散文卷

拉丁美洲的孤獨

● 吕同六/编选



启 事

我国已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我们特作如下说明：

一、凡入选本套书的作品，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向作者和译者支付稿酬；

二、本套书入选作品，涉及上百名各国作者和众多译者，因种种原因我们未能取得联系的作家、译者，恳请即同我们联系，一旦获得沟通，即支付稿酬。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 世纪末外国文学作品精选》编者

1994 年 11 月

拉丁美洲的孤独 LADINGMEIZHOUDEGUDU 吕同六 选编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260 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 000 册 定价：15.80 元

前 言

20 世纪的列车已驶近终点站。

回眸 20 世纪文学不难发现，它的繁富多姿和曲折蜕变，在人类文学发展的漫长进程中，是既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是独一无二的。

20 世纪，文艺思潮迭起，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学流派纷呈，诸家争鸣，各领风骚几十年或十几年；艺术革新层出不穷，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花样时时翻新。

20 世纪，文学世界化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随着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高速发展，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现象。国家、民族和地域的自然隔断被打破了，各国文学合乎情理地相互渗透，交融。而在单一国家文学的范畴内，某种思潮或某个流派大一统的局面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格局。各种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的文学并存，它们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它们之间也发生着互相吸纳、交融。

当我们把扫描的目光再投向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的上述独特景观，便显得愈发鲜明，愈发突出了。

20 世纪末的文学，记载着世纪之交人类特殊而又复杂的生存情状，叙述着人类面临的种种新的社会现实矛盾、冲突，因而它必然打烙着鲜活的时代运动的印记。

20 世纪末的文学，表现着各个民族内在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的精神与灵魂的体现，因而它自然是斑斓的民族

风尚画卷，是形象的人文志。

20 世纪末的文学，体现着一代艺术家的命运遭际、思想素质、人格修养、审美特质和艺术风貌，因而它理所当然地刻画着一代人上下求索的人生足迹，映照出一代人敏锐微妙的心灵态势。

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一方面孜孜努力发展自己丰富多姿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以进取的姿态，鼎力推进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这是历史的选择，文明的选择。

基于此，我们编选了《20 世纪末世界短篇小说选》、《20 世纪末世界中篇小说选》、《20 世纪末世界散文选》一套图书，奉献给面对汹涌澎湃的经商大潮却仍然表情痴心于缪斯女神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

正如人们大抵上把每个世纪起初的一二十年时光称为世纪初一样，我们也权且把本世纪末尾的一二十年时光称之为世纪末。

舆论认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这些便大致是入选这套图书的标尺。一些探索性异常强烈的作品，虽在文学批评史上赫然有名，但难以引发读者兴味，便不无遗憾地割爱了。

书籍编选过程中，承蒙谭立德、于晓丹、张晓强、朱景冬诸君给予宝贵的协助和支持，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吕同六

1994. 11. 14，漫天飞雪日

北京 霞光里

目 次

巨星陨落·····	〔日本〕 东山魁夷 (1)
	叶渭渠译
飞翔的吸血蝠 ·····	〔法国〕 国尼埃 (16)
	景 文译
我的回忆·····	〔阿根廷〕 博尔赫斯 (31)
	朱景冬译
散文两篇 ·····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82)
拉丁美洲的孤独·····	张永泰译 (83)
我没有写的那许多篇小说·····	朱景冬译 (90)
童年 ·····	〔法国〕 萨洛特 (94)
	桂裕荒芳译
赶上突然来到的地铁·····	〔英国〕 巴克斯特 (122)
	齐 宁译
散文两篇·····	〔德国〕 布吕克纳 (160)
但愿我是歌德生命更丰厚的一半 ·····	李士勋译 (161)
假若你讲了，苔丝德蒙娜 ·····	李士勋译 (171)
游隼和鸽子·····	〔秘鲁〕 巴尔加斯·略萨 (177)
	朱景冬译
我的写作生涯·····	〔美国〕 马拉默德 (182)
	董鼎山译
贝加尔湖啊，贝尔加湖·····	〔苏联〕 拉斯普京 (193)
	程 文译

诗歌就是生活·····	〔美国〕沃伦	(203)
	杨绍伟译	
文人未必相轻·····	〔美国〕班伯	(210)
	王义国译	
掌上珠玑·····	〔苏联〕索洛乌欣	(220)
	洛丹译	
影子·····	〔智利〕多诺索	(229)
	朱景冬译	
有历史意义的房舍·····	〔美国〕梅纽因	(235)
	黄梅译	
桃乞的庭院·····	〔日本〕梅原猛	(238)
	李庆国译	
令人艳羡的城市·····	〔英国〕汤姆森	(242)
	刘峰译	
保尔·莫朗的浮沉·····	〔法国〕弗劳尔	(262)
	杨自伍译	
回忆与怀念·····	〔墨西哥〕鲁尔福	(272)
	朱景冬译	
虚构颂·····	〔西班牙〕塞拉	(276)
	盛力译	
散文两篇·····	〔苏联〕阿斯塔菲耶夫	(293)
天意·····	张大本 陈淑贤译	(294)
遐想·····	张大本 陈淑贤译	(306)
散文两篇·····	〔墨西哥〕帕斯	(314)
对现时的寻求·····	朱景冬译	(315)
向阿尔贝蒂致意·····	朱景冬译	(329)
我的文学归功于谁·····	〔阿根廷〕卡萨雷斯	(332)

写作与存在.....	〔南非〕戈迪默 (337)
女性身体 (外一篇)	〔加拿大〕阿特伍德 (350)
	于晓丹译
拉丁美洲的“圣经”	〔墨西哥〕富恩特斯 (359)
	朱景冬译

巨星陨落

〔日本〕东山魁夷

叶渭渠译

东山魁夷（1908— ），日本画家、散文家。著有《探索日本的美》、《与风景对话》、《听泉》等散文集和《白夜之旅》、《水墨画的世界——中国之旅》等游记集。

东山魁夷的散文如其画，很美，很具日本色彩。他对日本民族的性格、日本的美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判性的思考，并在东西文化的接合点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一点，东山与川端康成有着心灵相通的意境。《巨星陨落》（1980年出版）便是东山魁夷悼念川端康成的文章，写得深沉，富于情感。

我在天草的旅馆里，用印有崎津天主教堂图片的明信片，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寄给川端康成先生。内容主要是：久疏问候，歉甚。一俟归来，立即登门拜访云云。

我在福冈举办个人画展，利用下次在小仓举办展览会之前这段空闲时间，外出旅行，经唐津、佐世保、柳川，最后到天

草。

我下榻天草下岛的下田，这是一家僻静的海滨温泉旅馆。透过房间的窗户，可以望及辽阔的天草滩。这是一个寂静的傍晚。薄薄的雾霭，模糊了天空和大海的界线，几乎分辨不清彼此了。

天空低悬着一弯细细的上弦月。月亮的姿影像一把弓弦拉成水平，显得十分安闲而宁静。月正当头，闪烁着一颗明亮的巨星。

这颗星，令人感到不同寻常。虽说这是一颗明澄的长庚星，可它的闪烁、迸发的光辉，甚至使人觉得仿佛转眼就要在空中流动，变成透明，尔后完全消逝似的。看上去又像是生命瞬间的闪光。

我禁不住唤来了妻子。我们始终站在窗际，久久地凝视着这颗星。

电话铃响把我惊醒了。不知已是几点钟。大概是夜深时分吧。我忐忑不安。去接电话的妻子，“啊”地一声，倒抽一口气，作出惊恐的反应。

“来电话说川端先生作古了。据说是自杀……”

我从床上跳了起来。脑子里顿时变得空荡荡的，简直是晴天霹雳！

拧开电视机的开关，荧屏上立即出现了白字的快讯。

“无论如何快点回去吧。先发一封电报。”

看看钟，刚过十一点，还不是午夜。

同旅馆的帐房说明了缘由，让他们给叫来一辆出租汽车，就赶紧收拾行装。汽车奔驰起来，一股冷飕飕的夜风卷袭进来，树

叶从黑暗中沙沙地乱飞而过。

“川端先生自杀了！”

我涌起了一股钻心、沉闷而寂寞的思绪——没有马上涌现“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四周的一切寂静无声，仿佛慢慢地崩溃了。

我们在本渡倒车，又在熊本转换了一趟，到达福冈板付机场时，已是凌晨四点半了。机场建筑物的门还都紧闭着，一个人影也没有。起飞时间是七点半。

飞机在白云中继续飞行。白雪皑皑的朦胧的富士山，若隐若现地露出它的姿影。好不容易才辨出来。

镰仓的川端宅邸前的大街上，停泊了好几辆报社的汽车。一走进小胡同，就看见成群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不禁令我想起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情景。几名记者紧追上来询问我：

“有什么感想？”

“真是晴天霹雳啊！除此以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边急匆匆地行走边回答，便迈进了大门。

走进客厅，看见川端夫人，就不由地彼此紧紧相握住手。她失声痛哭。我连一句吊唁的话也说不出，只是落泪。

先生的遗体入殓了，但露着脸部。我拿着湿棉花，润湿死者紧闭的嘴唇。

四周庄严肃穆，先生的表情却温和而安详。过去我从未曾见过先生紧闭双眼的容貌。先生的脸竟能如此安详吗？这确实确实是先生的身心都安详的容貌啊！我心头涌上一股热潮，又不禁潸潸泪下。

现在我觉得与先生有关的事，一件也写不出来。不仅在这种时候，就是经过许久许久，仿佛也写不出来似的。像先生这样的人，毕竟不是世间的凡人，令人感到他是在高处，是一座遥远的孤峰。我一直蒙受先生的厚遇和恩惠。

我再三思想，我所以说一直蒙受先生的好意，乃是因为我亲身接触的，不是作为卓越作家的先生（对作为作家的先生，我始终是尊敬的），而是作为普通人的先生的一面。作为作家的先生，通过他的不朽作品，已经渗透并继续活在万人的心里，可是能接触到先生本来面目，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我的生涯来说，这是多么令人一筹莫展的重要大事啊。现在我用任何感谢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既是精神上的支柱、鼓舞和喜悦，也是精神上的畏惧。

谈论川端先生的人一定接触到美的问题。谁都说他是一位美的不倦探求者、美的猎获者。应该说，实际上能够经得起他那锐利的目光凝视的美，是难以存在的。但是，先生不仅凝视美，而且还爱美。可以认为，美也是先生的憩息，是喜悦，是恢复，是生命的反映。

人们都说，先生对美术作品的兴趣非同一般，甚至莫测高深。而且，他还常去参加各处的美术展览会。

先生涉猎美术的所有领域，诸如文人画、琳派^①、佛像、古陶、茶具、墨迹，乃至外国作家的作品，涉及面之广泛，令人惊叹不已。在这领域里，先生的观察目光一贯是锐利的。

^① 光琳派的简称。尾形光琳（1658—1716），日本江户中期的画家，以装饰画著称，画风大胆而华丽。

我同先生之所以结成长期亲密之交，可能是由于我除了触及美的领域以外，几乎没有同他对话的缘故吧。

另外，在我来说，除了触及美以外，也不会有别的话题。美把我和先生联系在一起，是多么幸福啊！

……我失去所有的亲人，好不容易才作为画家诞生了。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从死亡的一侧望见了风景，它打开了我的眼界……

就这样，我从死亡线上辗转走到生的道路上来，就算我的经历具有能和先生的心相通的东西，可是先生之所以对我那样的亲切，难道不正由于与我是个基于断念的单纯朴素的感受者，而不是个意志的分析者或构筑者有关吗？难道不正由于与我是从放弃自己出发，把呈现在自然的生的光明看作恩宠，使不才之身一直生活过来有关吗？也许还是由于先生和我彼此都珍惜孤独的心和心灵上的邂逅，这种心情格外强烈的缘故吧。

我内心深处也隐藏着灰暗和悲伤，可我从不曾向人公开流露过自己的苦恼。然而，心中怀有灰暗和苦恼的人，也是灵魂上寂福^①与和平的祈求者。也可以说，我的作品所表现的静谧、素雅和纯朴，是因为自己没有才希望得到，才恳切祈求。

先生的慧眼当然洞察这一切。正因为如此，才流露出亲爱之情，这是无疑的。先生把我当作虔敬者。我又从先生的虔敬和慈悲中得到拯救，并获得很大的教益。

集英社版的画集序文《东山魁夷之我见》中的一节里，先生这样写道：

……“寂福”这个词，也成了我的源泉。我的病是由于心

① 寂福：佛话，寂灭为乐之意。

情孤寂、衰颓、忧郁，所致。我喜欢东山的画和文之后，便逐渐解除病痛，复苏生机。

在给《日本美术志》（1971年11月发行）的稿件中，他还这样写道：

有一件事却留在我心中，没能写到文章里，那就是东山风景画中那种内在的魅力、精神的苦恼和不安的寂福，在画面上没有表现出来而隐藏在深处。

这是有关先生写我的最后的遗言。

有时候，我看见先生，常因先生目不转睛地凝视，眼前突然掠过一抹可怕的阴霾。但是，一般情况下，先生都给我投以慈祥的目光。

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去年年末造访先生的时候，先生说：

“明年我要赴国外作短期访问，去呼吁外国的日本研究家前来参加会议。”

我深感遗憾的是，跨入今年之后，年初我在关西举办个人画展，尔后又一直在各地继续展出，终于久久未能同先生见面，错过了拜访先生的机会。

我最后一次听见先生的声音，是在二月中旬左右，是通过电话听见的。先生托我为《古都》装帧，我想在《古都》扉页的木版画上印上先生的题字，所以提出了这个要求，电话就是题字送到的时候挂的。《古都》的题字有十几种，一张张的，不论哪张都觉得很有意思，我为先生那别有一番意趣的题字而感

到震惊。要从中挑选出一张太困难了。于是，便挂了电话。

“很抱歉，我没写好。”先生说。

“是吗？内中有好的吗？”电话里响起了明朗的声音。

三

现今，在这个人世间，我与先生不能再见面了，有的回忆反而更鲜明地浮现出来。

1954年我画《新潮》杂志的封面时，不知为什么，新潮社的菅原把我带到川端先生和小林秀雄先生的宅邸里去。这是我和先生的第一次亲切的会见。

我拜览了玉堂的《冻云筛雪》和大雅、芜村的《十便十宜帖》等许多佳品。罗两峰的《野火》画的是从着了火的草丛中蹦出一只兔子的影子，这也使我难以忘却。早先听人议论说先生是位可怕的人，可我并不觉得先生有什么可怕。然而，我却变得非常拘谨。

还有先生参观素描画展时的事。举办以东京为主题的系列作品展时先生为这部画集写序文，我创作东宫御所壁画时先生光临了我的画室，举办北欧风景画展时先生为版画册《古城》撰写题为《美丽的地图》的序文，先生为《与风景对话》写序文，我创作新宫殿壁画期间先生亲自光临、其后我们一起观看收藏在新宫殿里的壁画。举办《京洛四季》展览的时候，与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是同期，但先生还是多次莅临展览会。先生为版画册《京洛四季》撰写题为《古都的风貌》的长篇序文。再有先生为版画册《京洛小景》题字、一起参加光悦会的茶会和秋天旅行京都、奈良、天津的事，同井上靖氏一起受到先生的邀请去信浓观赏新绿的事。先生为我的集英社版画册撰写热

情洋溢的长篇序文。举办我所画的德国、奥地利的古都和窗的个人画展时的事等等，一桩桩依然历历在目……屡次拜托先生撰写序文等，我总担心给先生增添麻烦，可最后还是承受了先生的厚意。

正好是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拜托先生为画集《京洛四季》写序文，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了。发表先生获奖那天的深夜，我前往祝贺，先生独自孤零零地坐在内客厅里抽烟。我祝贺了一番之后，表示我想撤回请先生作序的请求。

“那个我是要写的啊。我想去京都写。”先生说。

“您大概很忙，所以……”我表示了歉意。

“一点儿也不忙呀。其他事情我全回绝了。”先生说。尔后，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有关绘画的事，我就告辞了。

我接到先生从京都的都饭店寄来的一封长信，说序文已写就。长达30页的序文里，先生以诗歌、俳句并茂的美，陈述了通过京都思考日本美的精神。

青莲院中巨楠木

晚秋日映似新绿

我不谙诗歌，不知是写作“晚秋”还是“晚秋的”好？也不知是写作“日映似新绿”还是“日照似新绿”好？说不定写作“阳光映嫩叶”这种佶屈聱牙的句子反而更有意思。总之，今天我的印象是，在青莲院门前的楠树下站站，环绕一周，抬头仰望着大树，虽是“晚秋”，“嫩叶还青”，低垂的树枝竭力伸展。近冬的晌午阳光照射在繁茂的小叶上，透过叶隙筛落下来，使这棵老大树显得特别娇嫩，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就是把这种景色写成一首诗。这棵苍老的大树，枝干盘缠交错，在庄严地露出大地。这雄姿奇态，非我这个不谙诗歌的人吟咏一首诗就

能表达出来的。这季节与其说是“晚秋”，莫如说是“近冬”。京都的红叶鲜红似火，同常绿林互相辉映，呈现一派“晚秋”的景象。只是今天我发现这棵熟悉的大楠树的叶子竟这般娇嫩，更是感到沉迷罢了。

（摘自《古都的风貌》的开首）

几年前，我再三对东山说：不趁现在把京都描绘下来，恐怕不久就会消失了，趁如今京都风貌犹存，就请把它画下来吧。当时这种祈愿，多少促成东山画出了《京洛四季》这出色的系列作品，这是我的幸福、喜悦，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我起初对东山说这句话的时候，常漫步京都市街，不由得喃喃自语说：看不见山了！看不见山了！我感到伤心。不甚雅观的小洋房不断兴建起来，从大街上已望不见山了。我悲叹大街上望不见山，这哪是京都啊！如今在京都市街望不见山已习以为常了。不过，我至今仍然祈望京都的风貌能长久地保存下来。东山的《京洛四季》中的许多画，可以担负起把京都风貌保存下来的任务。这《京洛四季》的诞生，其中也有我的夙愿，还有东山平日的深厚情谊，让我寄去随意写就的文章。

（摘自《古都的风貌》）

如上所述，京都的系列作品也是先生的喜悦。

我有机会得到许多先生的出色的字幅，收到先生40余封诚挚的来信。先生的家属和我的家属（虽这么说，也只我和妻子两人）彼此过从甚密。

若是把这些事都详细写出来，那就写不胜写了。这样十余年的交往，先生的情谊之深厚，是任何语言都表达不尽我的谢忱的啊！

先生自结束中年期，步入 50 岁，就失去了许多至亲的朋友。

先生曾这样写道：“我的生涯中，同友人永别最伤心至极的莫过于横光君的死。”他还曾写道：“提起余生，从友人们先行告别人间的意义上说，兴许也是余生。”

“以往我不过是常以自己的悲伤来哀怜日本人而已。由于战败，这种悲伤更是渗身彻骨了吧。这样反而可以得到灵魂的自由和满足。”

“我把战后自己的生命当作余生，余生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日本美的传统的表现。我这样认为，并不觉得不自然。”

正因为先生有这样的心境，对于以蹒跚的步伐在探索日本美的我，也能相互触摸到爱美之心，这种温馨就越发深沉了。

“我之得以同东山邂逅，正如这画集《一条道路》里所写的那样，人生竟然也有这种幸运：从 1956 年起约莫四年光景，在举办东山素描作品展、第一届系列作品展和《东京展》的时分，我已年近六旬，但这一年还能得到新的诚挚的知己。”读了先生所写这段话，我深感震惊，同时又深深地被打动了。我还曾收到先生这样一封来信：

“……去秋从光悦会开始的旅行，确实太愉快了，倘使还能与你相伴前往什么地方，我将感到幸福。后来你来访时，我的胃不好，长期积郁，闷闷不乐。但从你光临那天起就痊愈了。我想主要归功于很愉快的恩惠。还有，我希望经常见到你。它将成为我身心的良药。”（1970 年 1 月 20 日书简）我写了这些，倒不是为了想叙述我受之有愧的恩宠，而是想如实地传达川端康成先生在严肃的性格中，还洋溢着热情的一面。